目　录

毛泽东同志在修业学校……陈光剑（1）
徐特立先生二三事……江　华（7）
岁月悠悠忆“民鸣”……丁湘庭（9）
东茅古巷话沧桑……黄曾甫（13）
日机第一次轰炸长沙……王　杰（26）
文夕大火焚烧天心阁……丁湘庭（29）
一个警官的战乱经历……张仲衡（33）
解放前东区名店掠影……彭瑞强（38）
工商“十子”一条街……朱运鸿（42）
“天津狗不理包子店”在东区的兴亡……朱运鸿（56）
湖南商药局与郭厚坤……彭瑞强（58）
黄坚与石陔医院……许平波（62）
曹孟其与湖南孤儿院……李行之（67）
最早的建筑工程师许推先生事略……黄曾甫（84）
培育世界冠军的园丁……许平波、陈光剑（87）
——记全国政协委员、修业学校体育教师刘庭怀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传统体育项目在我区 ……广　剑（91）
解放前南阳街、府正街旧书业概貌 ……李毓湘（95）
《元书》发现和重印经过……戴武陵（98）
《刘海砍樵》上北京 ……陈北方（101）
东区曲艺队始末……千　音（104）
最早来长的外国传教士 ……黄曾甫（108）
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长沙教会简况……蔡宣义（110）
定王台古今……朱运鸿（113）
“平地一声雷”和雷井 ……广　剑（116）
马王庙和马王街 ……江　华（118）

毛泽东同志在修业学校

周世钊口述　陈光剑整理

在长沙市古老的天心阁下，座落着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，门楼上镶嵌着“修业学校旧址”大理石碑。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，曾经在这里以历史教员的身份为掩护，从事革命活动。

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，毛泽东同志由北京经上海回到长沙。一天，他来到修业学校，联系在这里执教的一师同学周世钊。毛泽东同志说：“北洋军阀政府是卖国政府，它在巴黎和会中外交完全失败，全国人民很愤激，即将爆发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。我看到这个形势，觉得湖南是个很重要的地方，想回来在这次爱国运动中做些工作。”毛泽东同志还告诉周世钊，他母亲患病也是回湘的一个原因。现在母亲的病情好转，就出来联系一些熟人，特别是新民学会的会员，联合起来开展爱国运动。后来，修业学校邀请他任教高小三个班的历史课，每周授课六节。毛泽东同志当时觉得教学时间不多，不致影响革命活动，于是，就答应在修业学校任教了。

当时，湖南督军张敬尧是一个坏透了的军阀，他对学生和工人的爱国运动都是压制的。毛泽东同志估计到了这种情势。便约集新民学会会员在楚怡学校开会，谈论全国形势，鼓动大家起来革命。以后，毛泽东同志专门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学校的进步青年，联系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开展爱国运动。

五月四日，北京爆发了"五四运动"，消息传到长沙，全省工人、学生非常痛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行径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。毛泽东同志四处联系，组织一师、长郡、雅礼、明德、修业等校的学生，发起筹备组织了"湖南学生联合会"。当时毛泽东同志住在修业学校，学联会址设在落星田商专内，马王街距落星田很近，他经常去学联指导工作。

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，为了宣传"最新思潮"，传播马克思主义，毛泽东同志以"湖南学生联合会"的名义，创办了著名的革命刊物《湘江评论》，并担任了主编。《湘江评论》系四开周刊，每期一万二千字左右。主要内容有"东方大事述评"、"西方大事述评"、"世界杂评"、"湘江杂评"、"放言"、"简讯"、"短评"，以及新文艺等专栏。观点鲜明、新颖，具有强烈的战斗性。前后共出版了五期，"临时增刊"一期。

毛泽东同志白天除了教课以外，还要和很多来访的

人交谈，并到其它学校去进行革命活动，工作十分繁忙，只好利用夜晚的时间为《湘江评论》撰写文章。那时，毛泽东同志住在修业学校东楼一间低窄的屋子里，室内陈设非常简单，只摆了一张办公桌和几条凳子。夜深人静了，毛泽东同志住房的油灯还闪耀着光亮，窗棂上映着他那伟岸的身影。毛泽东同志坐在桌前，不顾天气炎热，蚊虫叮咬，伏案疾书。深夜，长沙城里万家灯火早已熄灭，毛泽东同志桌前的荧荧灯光还在闪闪发亮。他就是这样写呀写，从黄昏一直写到天明。有时，为了赶写文章，在熬过通宵后，甚至顾不上打一个盹，吃一口饭，就拿着粉笔上课去了。

在短短的一个月里，毛泽东同志为《湘江评论》写下了“创刊宣言”和“民众大联合”等著名论文外，还写了国际、国内大事述评和各种类型的杂感共三十多篇。当时人手少，写完文章，他还要自己编辑、校对，送清样到织机街湘鄂印刷公司去印，有时还亲自上街去卖。毛泽东同志在《湘江评论》的刊物上，热情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，宣扬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，讲明了民众联合力量最强的道理，提出了“天不要怕，鬼不要怕，死人不要怕，官僚不要怕，军阀不要怕，资本家不要怕”的口号。他的文章，通俗易懂，全用白话，笔锋直指敌人心脏。为此，反动军阀惊恐万状。八月中旬，第五期《湘江评论》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正在编印，还没有发行，湖南军阀头子张敬尧，便气急败坏地下令停办，强行封闭没收。

《湘江评论》被查封后，毛泽东同志又接办了《新湖南》。后来，《新湖南》也遭到无理查封，他就以《大公报》特约记者的身份发表文章，不屈不挠地继续斗争。

毛泽东同志看到张敬尧这样毒辣，就发动湖南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商人，组成湖南各界联合会，领导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。一九一九年十三月二日，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部署下，成千上万的工人，农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，汇合在长沙教育会坪，焚烧日货，讨伐张敬尧的卖国罪行。那天，修业学校的中学部和小学部的学生都参加了。当时工人、农民和学生围成一圈，正准备焚烧，张敬尧惊慌失措，狗急跳墙，竟调动一个排的军队，持刀荷枪闯进会场镇压群众。学生被迫解散。反动军队把日本货抢走了。在这严峻的时刻，毛泽东同志沉着坚定，当机立断，马上召开了"新民学会"和"湖南学生联合会"的紧急会议，发动全省总罢课。一声号令，八方响应。一师、南专、修业等校首先行动，接着罢课的浪潮席卷全省。毛泽东同志随即又组织各界人士进行声援，掀起了更大的驱张运动，恶贯满盈的张敬尧终于被赶出了湖南，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。

毛泽东同志在修业学校教历史课期间，学生很受他

的思想影响。1919年下半年，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下，高小二年级学生创办了一个刊物，取名《小学生》。出版版后不但在长沙市销行，还发行到外省。《大公报》在介绍《小学生》刊物时说："现在什么人都在说话，知识分子说话，大人说话，工人说话，农民说话，现在小学生也说话了，小学生的话说得很好"。这班学生中后来出现了几个革命人物，主办《小学生》的学生张文亮，后来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，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开展革命活动。还有毛泽覃同志，当时在修业学校读书，后来参加红军，在作战中牺牲了。

毛泽东同志时刻为解放广大劳动人民而劳累奔波，自己却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。他在修业学校时，每周只教高小三个班六节历史课，收入低微，每月工资只有几元钱，吃饭以外就所剩无几了。可是他全然不管这些，他床上用的蚊帐打了许多补丁，席子、被盖全是旧的，几本书就是枕头。他身上总是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和土布裤。朋友们几次想替他添置点生活必需品，他都婉言谢绝了。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崇高品德，为我们树立了鞠躬尽瘁为人民、艰苦奋斗干革命的光辉榜样。

毛泽东同志在修业学校只有短短的八个月。这年12

月，他离开修业学校，亲自带领驱张代表团，第二次到北京去了。

徐特立先生二三事

江　华

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八年，徐特立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，曾在修业学校担任校董兼中学部国文教员，下面记叙的，是徐老在修业学校期间的二三事。

一、断指血书

1905年，清政府接受立宪派的请求，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，次年宣布“预备仿行宪政”。鉴于清政府用拖沓敷衍的假立宪行骗，立宪派人就加强发动请愿。著名立宪派首领张謇，汤寿潜等组织了“预备立宪公会”，首倡国会请愿，湖南也派出了自己的请愿代表。1909年阴历9月26日，徐特立召集修业学校学生及教师员工到操坪集合，他走上讲台，神情严肃，声音宏亮，引各地教案为例证，讲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，洋教士在中国的凶横，中国人民被欺侮的历史及清王朝的腐败无能。他声泪俱下，越讲越激昂，越讲越悲愤。在讲到为请愿代表送行时，他忽然取来菜刀，砍断左手一节小指，当场血书八个大字“请开国会，断指送行”。表达

了他强烈要求民主，请当局开设国会的诚挚愿望。在场的许多师生为徐老的壮举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今天，修业小学仍把这件事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材料，教育后一代。

二、不坐轿子，甘吃红薯

过去，长沙城里中等学校很少，一般的中学教师，就算是社会上的体面人物。为了保持“绅士”派头，教师们到学校上课，一般都坐“三丁拐”（三人抬的轿子），大摇大摆，招摇过市。似乎不这样，就很寒酸。然而，兼校董与教员于一身的徐特立先生却不这样，他穿着“钉鞋”，挟着讲义，带着雨伞，往返八、九里步行进校，很少坐过轿子。徐特立家在长沙县五美农村，距城八十多里，每次回家返城，要步行一整天，路上的午餐，多是从家里带的红薯片。

三、办供“粗人”读书的夜校

徐特立没有架子，很和伙伕、车伕、勤务、农民、工人谈得来，并非常关心他们的教育问题。后来他和其他教师一道，办了一个夜校，学生大多是被人瞧不起，一般学校不收的“粗人”。学校设有国文、算术、地理等课程。徐特立在教这些穷苦人学文化的同时，还注意启发他们爱国思想。不少夜校学生后来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。

岁月悠悠忆“民鸣”

丁湘鹿

岁月的流逝，许多往事渐渐淡忘，我的老同学黄孝康给我寄来了两张保存了近四十年的发黄照片，却勾起了我对民鸣歌舞团的深深怀念。那是在1949年5月底，根据斗争的需要，长郡中学和仁术护校的部分进步同学联合组成了“民鸣歌舞团”，这是一个在地下党领导下的进步社团，它团结师生员工，在护校、迎解等斗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一、民鸣歌舞团的成立过程

三大战役的胜利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。蒋介石集团为了拖延时间伺机反扑，1949年初，一方面派代表赴北平和谈；一方面对要求和平的人民进行血腥镇压，在南京制造了“四·一”惨案。为了声援南京死难同学，在党的领导下，长沙各大中院校学生四月七日举行了“反迫害、争和平”示威游行。长郡中学和仁术部分同学参加了这次游行，游行中仁术护校的谭友初和江大收与我取得了联系，（当时我在长郡地下学运小组担任联运委员兼联络），从此，我们开始加强两校之间的联系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为了配合大军南下，争取和平解放湖南，地下党准备举行长沙市各界十五万人争取和平示威游行。二十三日下午七时，各区大中学校和其它各界负责联络工作的人员数十人，聚集在松桂园市参议会(现市政协)，听候指挥部关于游行的部署，我代表南区长郡参加了会议。由于获悉白崇禧已派数百名便衣军警封锁了河西河东各交通要道，准备镇压游行群众，会议从七时开到十二时多，最后决定：为了避免无谓牺牲，保存实力迎接解放取消"四·二四"大游行。要求各区各界代表回去做好工作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。散会时已是午夜一点，为了避免意外，关照我们不要单独行走。我们分批离开了市参议会，我和仁术、明宪、妙中等学校的五位男女同学结伴同行。就在我们走出松桂园不远的地方，发现有三个便衣特务跟踪，与我们相距五十米左右。我们快走，他们紧跟；我们慢走，他们慢跟，从松桂园、小吴门、中山路一直跟到了蔡锷路。我们五个人手挽手，肩并肩，边走边细声商量甩掉尾巴的办法。在走到现在的藩正街口快转弯到解放路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加快了脚步。一拐弯就斜插入了去东茅街仁术护校(即现在省人民医院所在地)的小巷里，由于我们路熟，几下就把跟踪的特务甩掉了，大家松了一口气。进了仁术护校，已是深夜二点了，为了怕再惹麻烦，在仁术护校同学的安排下，我们

一直等到天亮才分赴各校传达上级精神。以后，我们南区（按当时市区划分）十几所学校（包括长郡、明宪、妙高峰、仁护、长护、孔道、厚生、江南岳麓、市补、子建等）筹备了“庆祝‘五·四’运动卅周年巡回演出”从五月四日至八日赴各校演出，受到了各校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，随即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南区学联，并开展了互访活动。区学生运动又推进到一个新阶段。

我们长郡和仁护两校在斗争中增进了友谊和团结，也促进了相互了解。在仁术护校江大收等同志提议下，我们长郡中学（以高27班野火社地下小组成员为核心）与仁术护校联合建立了“民鸣歌舞团”。当时是这样考虑的：“民鸣”指的是为人民的利益呼号，“歌舞”这种形式则符合青年人的特点，能团结更多的人，便于吸引广大青年同学，加上仁护是女校，长郡是男校，联合演出可以避免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。民鸣歌舞团的主要负责人有仁术的江大收、谭发初、刘绮兰，长郡的丁湘庭、黄孝康等人。

二、民鸣歌舞团的活动

民鸣歌舞团除了排练演唱一些进步民歌舞蹈如《翻身谣》、《黄水谣》、《山那边哟好地方》、《跌倒算什么》、《农作舞》、《青春舞》等外，更主要的是组织团员学习进步书刊，如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、《学习与工作》、《论学生工作—1947年学运工作总结》、《漫谈思想改造》和进步文

艺书籍等。并传阅长沙市工委主编的《解放新闻》，进行形势讨论。

在每周星期三，歌舞团还组织仁术护校和医院60余名工友学唱民歌和新歌曲，宣讲时事政策，并组织成立了工友互助会，识字班。我曾访问过仁术护校的工友李福和老陈，调查过工友的生活、学习、思想情况。据他们反映，当时医院医师每月二、三百元，护士每月五十多元，工友每月只五、六元，工人工资低，但他们觉得比外面的还是高一些；他们两人还谈了学习《学习与生活》、《论土地改革问题》的情况和工人盼望解放的愿望。

1949年6、7月间，湘江涨大水，沿江不少居民劳灾，流离失所。区学联组织各校参加救灾义演，将卖票所得捐献给受灾人民，民鸣歌舞团积极排演了节目参加演出。

在护校迎解活动中，民鸣歌舞团成员也起了积极作用，建立了护校应变组织。仁护的同学与医院密切合作，严格实行门禁，晚上九时戒严，不许出入，校内院内秩序井然。在迎接长沙解放中，歌舞团成员更是一马当先，参加了秧歌队、腰鼓队和宣传队，迎接解放军入城，上街宣传党的政策。解放后许多团员参军、参干，积极投入了新中国建设的征程。

东茅古巷话沧桑

黄曾甫

东茅街为长沙市东区一条古老的街道，大约形成在两百多年以前，其毗邻古稻田、落星田、塘湾里、柑子园、青石桥、芋园、小瀛洲等僻静地带，屋少人稀，蓬蒿丛生，故有"东茅古里"之称。晚清咸同年间，湘军突起，许多将领成为暴富，还乡争置地产，广辟园林，城东一带荒地，得以渐次开发。东茅街当时兴建了许多公馆、别墅，改名东茅巷。又因为中段有一小巷直通青石桥，故更名为大东茅巷，支巷则名为小东茅巷。解放后，始更名为东茅街沿用至今，小东茅巷仍保留原名未变。

笔者先人清末曾参与曾(国藩)、左(宗棠)戎幕，故亦曾在东茅巷占有宅第。辛亥鼎革之后，家道中落，徙居长沙县东乡，住宅易主。二十年代初，负笈来城求学，侨寓东茅巷许永凝堂亲戚家中，先后垂三十年。解放后，在中国人民救济总会长沙市分会工作，赁居东安会馆公产作宿舍，至今又近三十余年。六十年来，栖息于此，目睹沧海桑田，迭经变换，铜驼荆棘，苍狗白云，不胜今昔之感。

东茅街是一条由东至西的通街，东起马王街与吉庆亍、东门捷径接壤处。西抵登隆街，与育婴街口对峙。南有丰泉古井(今丰仁里)，通小瀛洲菜园池塘，有一条小巷名观音井巷，为通向织机街的捷径。北有小东茅巷达青石桥(今解放路)，在小东茅巷中又有东向小巷名多佛寺捷径(今改名解放巷)，可通理问街(今蔡锷中路起点)与柑子园、青石桥相衔接。过去观音井巷与多佛寺捷径，均极窄狭，有"一人巷"之称，不仅车马不能通行，行人也须摩肩而过。自长沙文夕大火之后，丰仁里又与里仁巷接通，观音井巷亦开辟成为坦途，惟多佛寺捷径，仍保留旧貌，即北向出口麻石门框上有晚清书法家安化黄自元所书之"多佛寺捷径"五字石刻横额，至今犹保存完好。东茅街西段徽州会馆巷首名巷新安里，北向并无出路，长沙大火后，行人踩出一条小巷，直通解放路（当年名中正路），建国后东区税务局曾设在巷口，后来就称为税务局巷，但亦甚窄，仅便利行人而已。

据父老们说，东茅街过去街道很窄，宽度仅只有三条直麻石，临街小户，可以互相撑着竹篙，横街晒衣。二十年代初，我亲眼见到一次修街，两边住户的围墙往内缩进了许多，犹忆中段许凤鸣堂当街墙脚上，曾刊有"官街原宽六尺，让宽三尺，共宽九尺"的石碑。虽后迭经文夕大火，飞机轰炸，此墙碑石，岿然独存，只是近

年来产权易主，改建层楼，碑才不复存了。当年修街之时，东茅街一带多为富商巨室，摊派捐输，为数不资，故垫铺的麻石，较其他街道整齐平坦，不易崩塌。而且自仁术医院(今省人民医院)至丰年坊西段出口，每年夏季，都搭有横街篾簟凉棚，遮蔽烈日，为长沙市居民街道所仅有(当时只有八角亭、红牌楼、坡子街东段几处商业繁荣的街道，有此设施)。1938年文夕大火，东茅街大部分房屋，未被殃及。一则东茅街多系公馆，四周封火墙既高且厚，加之门户严谨，不易放火，同时中央银行及仁术医院等处，均有专人守屋，只有东西两头矮小房屋稍有损坏，绝大部分保存完好。1945年长沙沦陷，日伪在东茅街开设赌场，盟军飞机，临空侦察，见人声喧闹，疑为军营，投弹几枚，中段(今省机械厅附近)被炸毁十几栋房屋。十年动乱，省人民医院大部份中西名医遭受揪斗，停止看病，罚充劳役，成立“黑鬼队”，被责令将东茅街原有麻石街翻修成柏油马路。这些医学专家高级知识分子，不论老少男女，顶烈日，冒寒风，抬石挖土，夜以继日，按期将路修成。当时虽年近八旬的名老中医张晋轩，内科专家吕静轩博士，均未能幸免。故七十年代有人称东茅街为“黑鬼街”，语虽近谑，但是当年践踏知识，摧残人才之逆行，足可略见一斑。

昔日东茅街居民，巨富绅商占多数，著名者有肖怡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